



作图/ 杨黛

——追忆管理学院首任院长王正宪先生

人物简介:

王正宪,1917 年 3 月生于湖南省长沙市。民盟中央经济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经济学学士,南开经济研究所硕士,1945 年秋以第八届留英庚款公费生资格赴英国剑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通晓英、法、俄、德四种外语。曾任南开经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1941-1944 年),岭南大学经济系教授(1949-1952 年),中山大学经济系教授(1952-1952 年),中山大学地质地理系经济地理教研室教授(1953-1982 年),中山大学管理系主任(1983-1985 年),中山大学管理学院院长(1985-1989 年)。曾任中国世界经济学会大洋洲经济研究会副理事长,中国地理学会世界地理专业委员会委员,中美经济合作国际学术讨论会中方经济学家委员会委员,英国皇家经济学会及美国国际企业经营学会(AIB)会员,美国佩斯大学全球商业战略研究所(IGBC)学术网络成员。被列入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BC)和美国传记研究所(ABI)所编的 14 种世界名人录。

整理 本报记者李灵杰 张乐 彭楚喬
口述 李学柔 邱忠平 司徒尚纪 吴能全 王晓阳

他生于乱世,却切实是那个时代的宠儿和骄子:优渥深厚的家世,中西合璧的教育:先后就学于清华、南开、剑桥;他满腹学识,曾师从大家李卓敏和垄断竞争经济学学派创立人 J.Robinson 夫人;他通晓四国外语,风度翩翩,卓尔不群……。然而与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一样,当他满怀赤诚回到故国,却遭遇国家命运的风云巨变,时代巨轮的滚滚激流,……他怎样去直面那一肩风雨?他如何在古稀之年依然痴心不改重书未竟的梦想?……

梧桐沉思,秋风不语。他给我们留下执着治学的背影,他让独立自由的思想穿越时代常青;他让如许多的人感到精神如此匮乏,亦令后来者追思不尽。本文记者将带您一道访问他的同事、学生、亲人,穿越历史的迷雾,去触摸那颗不曾远去的伟大心灵。

一、赤子之心 爱国之志

王正宪先生出生于湖南长沙一个传奇般的大家庭,是家中最小的男丁,排名第十,三岁失母,十岁丧父,幸有兄长抚养资助。父亲王达,乃革命先烈黄兴的莫逆之交,常怀“革命救国”“教育救国”思想,曾任中路师范(即湖南长沙第一师范前身)监督(校长),为徐特立先生的前任;兄长王正己毕业于北洋学府(北京大学前身),主张“工业救国”,后从事土木工程建设;另一兄长王之,毕业于清华大学,后被国民政府选送至美国西点军校深造毕业,力主“军事救国”。二战期间,担任国民政府派驻西南太平洋盟军总部首席联络参谋,后官至国民政府将军,代表中国政府以第四官员身份随何应钦出席日本投降协议签署仪式。

1944 年 2 月,抗战即将胜利结束,中国面临着重整山河的建设局面。这一年,王正宪考取了留英庚款公费生资格(国民政府每年仅有两个经济学名额),于 1945 年 8 月怀着“经济救国”的理想,赴剑桥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于 1949 年国内即将解放时,放弃国外高薪聘请,偕同夫人回国。

“他一开口,人家马上说你讲的是牛津英语”

“风华正茂”—— IN OUR PRIME OF LIFE ,是王正宪先生晚年将留英时期的照片整理成册后所作的题注。淡淡的四个字总结的是一段灿烂的人生经历,更涵盖了一份难忘的岁月情怀。

【李学柔】(管理学院原副院长、代理院长):王正宪教授的求学履历在中山大学校史上都是比较罕见的;他懂四种外语,讲得一口标准流利的英文,那些往来的知名人士,和他一交谈,人家马上说你讲的是牛津英语。

【吴能全】(管理学院教授):他在南开大学时就非常出色,当时他是在南开经济研究所攻读硕士,(注:同在西南联大求学的汪旭庄后来提到:对王的学习成绩很佩服。)当时他的导师是著名经济学家李卓敏,李日后创办了香港中文大学,担任首任校长;我校管理学院成立后,还欣然担任名誉院长。他在剑桥的两位导师,S.Sraffa 院士和 J.Robinson 夫人,尤其是 J.Robinson 夫人,与凯恩斯齐名,是著名的剑桥三剑客之一,创立了垄断竞争经济学学派。因此王正宪教授堪称接受了相当正统一流的经济学教育。

【司徒尚纪】(地理科学与规划学院教授):王正宪教授英文方面的造诣,在彼时中山大学众多教授中恐怕鲜有出其右者。据说在外语学院中(翹楚)当属王宗炎教授,而在外语学院之外便是王正宪教授。建国初及其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一些重要的涉外文献文件,乃至相关的英语学术著作的翻译、审订等,王教授都是一位主要的参与者。

【王晓阳】(王正宪先生的儿子):事实上父亲的古文也是相当不错的,《古文观止》中的很多文章,他都能背,他少时受过私塾教育,私塾老师常教之以文天祥、岳飞等民族英雄故事,鼓励他学习圣人之道。后进入雅礼中学,这是耶鲁大学在华开办的教会学校。他与我母亲结识在重庆,当时因战乱,南开大学及南开中学都迁往重庆,他在南开经济研究所从事研究,我母亲则在南开中学教授数学,当年母亲拒绝

了很多高官追求,最终选择了父亲就是看中他为人严正,读书勤勉,有着严谨的治学态度和严格的为人准则。【吴能全】:1949 年,王正宪老师回到了国内,时年 32 岁。当时博士学位都没有拿,因论文还没来得及做完,但岭南大学陈序经校长写信让他赶紧回来,并到香港亲自迎接他。彼时岭大预备开设经济系学科,亟需人才。我还记得他讲过,他回国后根据屠能的区位理论反对在广州建立钢铁厂,但没有成功。

注:1948 年 12 月,年方 31 岁的王正宪撰写 A Note on Farmer's Consumption and its Stablizing Nature 一文,于 1950 年 8 月发表于哈佛大学主办的《经济统计评论》(Review of Economic Statistics)杂志,显示了他非凡的学术才能和天赋。1949 年他一回国就直接受聘为岭南大学教授,同年曾主持岭南大学“西南经济研究所”工作,主编广州的物价指数。

【王晓阳】:1949 年父亲匆忙回国也可以说是源于一颗赤子之心,一份爱国之情。当时新中国就要成立了,担心成立后有可能一时回不来,便决意赶在之前回国。所以放弃了完成论文获得学位的机会,先落脚到了广州。抗战期间,父亲与陈序经先生曾在西南联大共事过几年,陈先生时任南开大学政治经济学院院长,而我父亲担任研究员,是他的下属。1948 年 8 月 1 日,陈序经先生出任岭南大学校长,父亲便在他的邀请下前来岭大执教了。

注:一同回国受聘的还有其夫人潘孝瑞,剑桥大学数理统计科毕业。

二、风云突至,荣华褪尽

1、“他只能把相当精力放在译著上”

1952 年,全国高校模仿苏联模式进行院系大调整,岭南大学取消了经济系,第二年王正宪去了中山大学地理学院经济地理教研室。当时,他所教授的西方经济学科目(经济学原理如马萨尔斯人论、凯恩斯改良主义就业理论等)已成为批判对象。自 1950 年起,在一场场接连不断的运动中,王正宪先生因为特殊的家庭、求学、就职背景,数十年间不断检查检讨,思想改造,接受审查,直到拨乱反正改革开放。

【司徒尚纪】:改革开放前,由于社会主义建设尚处于摸索阶段,我国很多经济决策与经济学原理相背离,作为一个真正有学问的人,王正宪先生当然有自己的看法。可惜在那种时代大背景下,他只能把主要精力放在译著上。

建国后举国学习苏联,大家都必须学俄文,这对于他是一种很大的挑战,但他很快就以讲俄文了,而且水平比较高。他后来翻译了相当部分俄语的学术著作。他学俄语很用功,所有零碎时间都用起来。那是在 60 年代,有一次,他跟我们说“很奇怪,坐公交车时见到的中大学生,没有一个在读外语的。”

【王晓阳】那时候王宗炎教授就住我们家对面,有一次两人因为一个英文单词的用法争起来,王教授急了,回家去拿来字典,告诉我父亲这个词是怎么来的,该怎么用。后来父亲告诉我,王宗炎教授这样的人才是真正做学术的,追根究底,每个词都要知道来源。

(注:王正宪先生通晓英俄法德四种外语,曾翻校俄文书刊 200 万字(包括卡列斯尼克/《普通自然地理学原理》上中册:高等教育出版社,地质出版社,1955-1957 年;道布罗夫/《英国经济地理》:商务印书馆,1959 年),翻校英文文献约 100 万字包括《巴布亚和新几内亚地理》:商务印书馆,1975 年;《西萨摩亚》,商务印书馆,1977 年),联合国文件 20 万字。所译文献涉及自然地理、经济地理、经济学、统计学、城市规划以及一般文件。)

【王晓阳】那时候学校都是教俄文的,父亲说不行,英文还是要学,他每早都叫我起床念英语。他生活很有规律,每早五点就起床,六点半就叫我起来跟着广播学英语。那时候我家占地最多的就是字典了,每次搬家都大批大批地搬字典。记得当时家中有很多带着俄文的卡片,他总是随身携带,就是这样利用空闲时间学习俄语。

2.“你可以把伽利略烧成灰,但地球还是在转

人物·故事

动!一定不能放弃学习”!

【记者】:他对学生要求严格吗?【司徒尚纪】:当时经济地理系某硕士生的毕业论文王教授就没有给他通过。他的标准是很高的,他刚到岭南大学教书时,学生期末考试必须 70 分以上才算合格。

那时有些他认为平庸的人成了博导,他就说这样的人也可以做博导?很惊讶。他认为博导应该是学问渊博,水平要很高。他觉得老师指导学生,得有一桶水才能给学生一滴水啊。后来我也当了博导,我就会不停地反思,是不是达到了这个标准,有没有符合王老师的要求。我也希望学生能够像当初的我们一样受到老师学术、人格的双重影响。

【记者】:王教授给了您很深的影响啊!【司徒尚纪】:是的。我 1962 年进中大就认识他了,从那时候起我们一直都有来往。因为文革我曾离开中大去外面劳动、工作,唯一没有中断联系的就是王老师。

我一进地理系就听说王正宪教授以治学严谨、精通数种外语而著称。他给我们开的几门课,像统计学、工业经济与工业地理、经济地图等,多不是他原来的学术专长。但他很快成了这些学科方面的专家。我在中大那 5 年上了他三门课,学到了不少东西。以后我出去了,很坎坷,做过仓库管理员、报矿员、农校采购员等。尽管当时没有条件从事学术活动,但他经常来信,告诉我专业是不能丢的,告诉我们知识是有用的,不败的。你可以把伽利略烧成灰,但地球还是在转动!一定不能放弃专业、放弃学习,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在这种现代化背景下,是不能不靠知识的。

正因为他的不断鼓励,1978 年政策允许报考研究生的时候我就马上报了名,后来我们同在一个教研室,我当时学的是历史地理专业。几十年一直受到王老师的教育。他总是提醒我,只学俄文不行,还是要学英文,我考上研究生后回来,王老师就把他 50 年代用的俄英字典及建国初在海外买的字典都送给我,现在还摆在我的书架上,他一直都很关注学生的成长与发展。

3.“很正直的一个人,从不弯腰,不为别人的意志左右。”

“他是有远见的,他对学科的把握超过了其他人。”

“他知道……只有科学与学术是永恒的。”

【司徒尚纪】:他是很正直的一个人,从不弯腰,不为别人的意志左右,就是那句话“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不光我受到他的影响,连我的孩子也不例外,小的时候经常带他去王老师家,去了就是问小孩读了什么书。后来小孩去中央戏剧学院读戏剧文学,研究生毕业后她要做自由撰稿人,市委宣传部、电视台要她都不去。王老师就说这样好,这样才有骨气,有个人的追求。

【记者】:看来王教授特别注重精神的独立和思想的自由。

【司徒尚纪】是啊,在地理系的时候,他备课很认真,而且特别注重独立思考 and 启发式教学,不会直接告诉你答案。有件事我到现在还记得很清楚,当时他出了这样一道课后题:美国政府 50 年代出了白皮书,说美国兵在朝鲜战场的死亡率是百分之二,而每年全国的死亡率也是这个数字。但美国民众却很不满意。他问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美国政府的解释站不住脚呢?然后王老师并不直接解释,而是要你思考。后来听他说是为什么呢,因为美国本土包括所有的民众,有老人,有小孩,有很多自然死亡的,而去朝鲜的都是壮丁,这个比例就高了,两者怎么能相提并论呢?这就是统计学上的基本概念,统计的对象不同,基数不同,使得政治上可以掩盖真相。你看多少年过去了,我都老了,仍记得王老师是这样讲统计的,印象依然那么深刻。

虽然王教授的主业不是地理,但他很有学科眼光。就我们学科来说,70 年代国外已流行计量地理,就是将数学运用到地理学上,精密地表达地理现象。现在它已发展为地理信息系统了,就是 GIS。可那个时候国内还在用文字描述地理现象,,它没有数学作为支撑就显得很单薄。那时候国内还在搞运动,很多人对这个学科的前景和方向感到迷茫,王教授凭借他深厚的学术底蕴,根据国外的学术动态和成果,不止一次地讲,要引用计量地理这个方法,给学生开计量地理课程,用这种技术研究工业发展和布局,而不能仅凭经验和感觉。这说明他是有远见的,他对学科的把握超过了其他人。类似这种事很多。

注:1958-1966 年王正宪先生参加、编制《广东省地图集》,担任副主任,并任其中《广东经济地图集》主编,该图集曾列为国家统计局总局协助指导的重点省区地图集,1972-1973 年出版,分几种合订本(列不同密级),具有广泛使用价值,为制图学术界所肯定。1979 年获广东省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

【记者】:王教授在文革中的遭遇是怎样的?【司徒尚纪】:受苦喽!因为他的过去,特别是在海外的经历。过去几十年国家各种运动不断,每当运动来了,他免不了要受到冲击,但他不会曲意迎合,而是保持个人的意志和立场。

有些人就会说违心话,说(运动)怎么好怎么好,但他不会。他很正直,讲话不会躲躲闪闪,丁是丁,卯是卯。像他这种人在运动中,什么时候都不会弯腰的,任何一个政治运动都足以把他打倒,幸亏当时地理系相对宽松平静些。

王老师学过社会学,他知道古今中外的政治运动很快就会烟消云散,只有科学与学术是永恒的。他从不去介入这些。他对事情的看法成熟而坚定,在历次运动中都尽量保持距离。文革初期,到处可见大字报,揭发所谓反动行为,进行表态,他从来没写过这种。不会今天讲人话,明天讲鬼话。我记得只看到他的一张大字报,叫《这是否文字狱?》,很小,贴在老地理系报告栏。那个时候随便写些什么文字,都会有人给你扣帽子,上纲上线。他那篇大字报讲什么呢,就是讲他认为这种情况是文字狱。但他用的是疑问语气,而不是咄咄逼人,他引用清儒戴震改自《论语·阳货》而因之获罪的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间接批判文革初期对干部及“反动学术权威”的批斗也是一种文字狱,以此警示。此时运动才刚开始,这就是他的勇气和胆量啊!那时别人都懵懵懂懂,跟着上街,他能冷静地看透,看清这种运动的不正常。

(未完待续)

时间的玫瑰，我们的样子

——2008 级中文系师生往事琐忆

文/中文系 陈晓雯

2012 的夏天是 2008 级中文人的毕业季。那时是谁说:“未日前最后一个毕业季是我们的。”当那个“芥末日”已成为老旧的笑话,2012 这个数字也和泛黄的年历本一起埋藏于过往。

如今,2013 的毕业季,又是明媚的繁夏一场。把《中山大学中文系 2008 级毕业纪念册》拿出来,翻看一百四十多张照片,细读老师们的赠言及祝福的视频,顿时怀念满满。曾经的美好时光,一下清晰如昨。

五月凤凰花似酒

毕业纪念册中第三页,有一首用小字毛笔写的诗词。这是给我们上《宋元文学史》的彭玉平老师创作并亲笔写下,送给中文系 2008 级的。儒雅的字,飘逸的词,是为《蝶恋花》:

五月风风花似酒。醉在枝头,一任东风诱。才道柳绵轻拂袖。朱颜一霎凭栏后。谁会疏狂风雨骤。元宋余音,细数方通透。料是年年销锦绣。春心恰点君知否。

凤凰花醉的季节里,有醉在“元宋余音”里的少年。大三秋季的《古代文学史》课上,我们醉在雄放豪宕的诗人气概里,妩媚风流的词客字行间,醉于宋人凝重的忧虑,与超然的性情,还禁不住醉于彭老师行云流水的讲解、幽默生动的风格。

似酒的风凰花,跃满枝头。它们开在珠海的课堂里、开在中文堂的 207,甘醇、清幽而深远。四位老师相继讲解的《古代文学史》、伍华老师与李中生老师一起上的《古代汉语》,王敦老师的“文学/文化解读”、宋素凤老师的《电影与文化研究》、魏朝勇老师讲解的《俄狄浦斯》,李荣明老师和朱崇科老师讲过的《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尤其是尚不太“现实”的珠海两年和大三,我们一定都曾“醉”于知识海洋、与师生间的默契。

课堂上的求知年华,像一颗种子埋在心里,离开了校园它也在慢慢生长,虽不能成终生志业,也能滋养一种情愫,让生命质感多些温润、通透。

“年少有知”的孩子

中文系 2008 级《毕业纪念册》有一篇颇长的文字,是李中生老师“李爷”给我们写的赠言。文章第一句话是:“08 级的同学们,我很喜欢你们。”他们在毕业留言视频中,又将这句话对我们说了一遍。老师的真挚郑重,一定触动了我们每一个人。

李老师在文中写了我们大二时的一件小事。当时由于各方面原因,伍老师和李老师在给我们上“古代汉语”的时候发现有一些内容没有时间讲。老师这样写:

“我们决定给你们补上五次课。当我以忐忑不安的心情在课堂上告诉大家这个决定的时候,没想到讲台上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我的眼睛顿时湿润了。我知道这些真诚的掌声不仅仅是献给我的乐教,更多的是在说明同学们的好学。”

我们的好学竟然能给老师带来如此的感动,我们也不深深感激么?好几位老师夸奖 2008 级有较好的学风,可见老师们对于学风的重视。踏实淳朴、勤奋严谨的态度,我们或许做得远远不够,老师们的褒奖,更是一种期待。

李老师在最后一段这样说:“人们常说年少无知,而你们是年少有知;知书而又识礼,识礼而能达人。”这样的称赞足以使我们受宠若惊。“知书、识礼、达人”,六字简单,每一步要真正做到而不是一时之兴,却是极难,何况走出校门后的我们,或多或少将卷入复杂的竞争及名利的追逐。

老师们眼中的学风朴实、知书达理,这种人处世之道,或许才是我们应该从大学收获的、不能丢弃的宝藏。

舍不得打开的留言瓶

好几次在不同场合,王坤老师提到中文系 2008 级,都会说起我们送给他的留言瓶。

大一临近结束时,王老师已经给我们上了两个学期的“文学概论”课。依稀记得在准备期末考时,我们全班每个人都拿一张小纸,写上一句或者一段给老师的话。140 多张叠好的小纸片,放进一个有点像葫芦的浅蓝瓶子里封好,在最后一节课送给进行期末试卷讲评的王老师。这个瓶子,成为了王老师十分珍视的礼物。他曾在出席一个学术讲座中说他把这个留言瓶放在书桌上舍不得打开。“我想,等以后,如果有一天我对教学有所懈怠,我要把它打开,来激励自己。”王老师在毕业视频中说:“和大家相处一年的时光,可以说是我教学生涯当中永远值得回味的、幸福的日子。”

留言瓶里保存的不仅是一颗颗感恩之心,还有一份份真挚的师生之情。孙立老师在祝福视频中,特意拿出我们的留言本,说“我会永远珍藏”。他还要等着十年、二十年后 2008 级聚会时,再把它拿出来,如同打开一个时光囊,分享珍贵的过往。

去吧,去找寻自己的生活

黄天骥老师曾说:“师生之情所独具的温厚醇静,往往难以言传。”

珍藏心间慢慢意会的师生情谊,在那个毕业季化成言传的祝福。

老师要我们学会生活—— “对这一级我想说:学会肯定自己。”(李炜老师) “好好生活,懒散是必要的,勤劳是必须的……而后快乐并幸福。”(魏朝勇老师) “愿爱心、开心、通信、信心常伴左右。”(陈小枫老师) “愿永葆童真。”(肖恩诗老师) “照顾好自己。”(夏蔚英老师) 老师要我们去学习—— “学习,实践,总结,进步。”(丘国新老师) “取法乎上。”(林华勇老师) “磨杵成针,功不唐捐。”(董上德老师) 老师要我们懂得面对—— “永远都不要丧失信心。”(康保成老师) “无论环境多么恶劣,心胸和视野要开阔、性格上要坚韧不拔。”(朱崇科老师) “在新的空间里,找准自己的位置,施展自己的才华。”(刘衍生老师) ……

文字与声音能保存很多珍贵的东西,不被年华侵蚀、不被世事更改。这些来自师长的祝福与勉励,值得伴随一生。与老师们的许许多多故事以及老师们的这份礼物,是中文系 08 级共同的拥有。在此亦送给 2013 届中文系,祝福今日的你们,毕业快乐。

诗人说:当鸟路界定天空/你回望那落日/消失中呈现的是/时间的玫瑰。一轮落日带走四个春秋的年华,也许在某一个暗香流动的黄昏,想起一些老师、一些话,我们会看见自己曾经的样子,会看见时间的玫瑰,妩媚绽放。